

在一生的辗转里，
有些人的出现是为了调整你，
而不是留下你。

愿你喜欢 被岁月修改的 自己



张西
著

Love Yourself

愿你喜欢

被岁月修改的

自己



张西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愿你喜欢被岁月 修改的自己

张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你喜欢被岁月修改的自己 / 张西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4
ISBN 978-7-5596-2830-5

I. ①愿…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867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8-8719 号

版權所有 © 張西

本書版權經由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權聯合讀創 (北京)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簡體中文版權

委任安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代理授權

非經書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製、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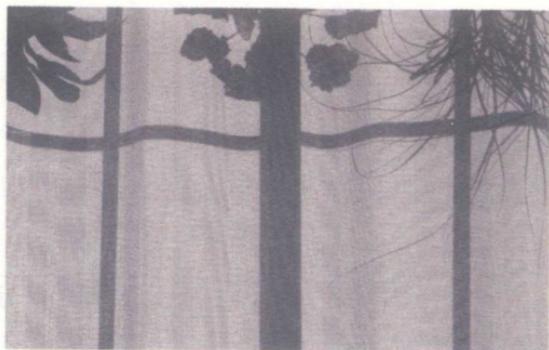
| | |
|------|---------|
| 选题策划 | 穆 晨 |
| 责任编辑 | 徐 鹏 |
| 特约编辑 | 丛龙艳 李 芳 |
| 美术编辑 | 刘龄蔓 |
| 封面设计 | 蜀 黍 |

| | |
|---------|---|
| 出 版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
| 发 行 |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 |
| 印 刷 |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字 数 | 150 千字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25 印张 |
|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I S B N | 978-7-5596-2830-5 |
| 定 价 | 52.80 元 |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793 3435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THE CATALOG



- 你没有办法去别的城市生活
- 00 / 旅行的起点是离开 ... 002
- 如果累了，请调整脚步，而不是调整初衷 ... 008
- 01 / 第一天就像回家
- 我们在自己的现实里，有着自己的轮回 ... 018
- 02 / 懂得幸福的猫
- 有些人的出现是为了调整你 ... 026
- 03 / 圣诞老人的后裔
- 希望消失的十七岁，一切安好 ... 034
- 04 / 她拥有一整个宇宙
- 我逐渐理解，生命可以纳进无数的伤心 ... 046
- 05 / 我也想做一只灯笼鱼
- 用最大的力气把自己活得单纯 ... 058
- 06 / 橙花
- 可惜人生漫漫，我已将你释怀 ... 066
- 07 / 可以跟宇宙对话的人
- 二十多岁的烦恼，那么可爱 ... 078
- 08 / 整个世界都是掉在地上的星星
- 每一天都藏着玄机 ... 090
- 09 / 烟花

- 可是命运太沉重，而缘分轻轻的 ... 096
- 10 / 变数
- 感受自己的平凡，见证自己的勇敢 ... 098
- 11 / 月亮心脏
- 每个人都在找答案，用不同的方式 ... 106
- 12 / 再见，小可爱
- 你觉得，什么是爱自己？ ... 116
- 13 / 鸽子
- 他笑了笑，我也轻轻莞尔 ... 128
- 14 / 装在瓶子里的海
- 世界上的所有悲伤里都有幸福 ... 140
- 15 / 我们一起看雪吧
- 我想到小时候第一次谈恋爱 ... 146
- 16 / 画眉
- 每一种人生，都有逃跑的可能 ... 158
- 17 / 折返
- 也许有时候错的路也是可爱的路 ... 166
- 18 / 在出口生活的人
- 如果你也拥有伤心，我们就约会吧 ... 176
- 19 / 不伤心约会

| | | |
|------|--------------------|---------|
| | 放慢步调，深呼吸，轻轻反省 | ... 186 |
| 20 / | 反省 | |
| | 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世界呐喊 | ... 194 |
| 21 / | 随性先生 | |
| | 你走慢了我的时间 | ... 206 |
| 22 / | 黑暗面 | |
| | 用后来的自己去厘清每一个看不清的当初 | ... 210 |
| 23 / | 你的前方永远会有好事 | |
| | 愿我们，不把自己的缺口当作缺陷 | ... 214 |
| 24 / | 单纯过渡 | |
| | 可能，世界并不存在 | ... 216 |
| 25 / | 准大人 | |
| | 这里很小，但是每个人都在流浪 | ... 220 |
| 26 / | 平行时空 | |
| | 一个想爱的人，几件热爱的事 | ... 226 |
| 27 / | 经过台北杂记 | |
| | 我们是被彼此拾获的碎片 | ... 230 |
| 28 / | 回到台北 | |
| |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束了 | ... 234 |
| 29 / | 最后一晚我和她在操场看星星 | |
| | | |
| 后记 / | 后来 | ... 240 |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
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The traveller has to knock at every alien door to come to his
own, and one has to wander through all the outer worlds to
reach the innermost shrine at the end.

——泰戈尔

◆◆◆◆◆◆◆◆◆◆
○●
○○ 旅行的起点是离开



你离不开这里，
你没有办法去别的城市生活。
她继续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台北人呢？”

我拿着电话，感觉得到她很努力地忍住情绪，但仍咬牙切齿，像是一种看见自己被背叛的愤怒。

“我没有一定要当台北人。”我说，用很平静很平静的口吻，眼泪却掉了下来。“台北”，好复杂的两个字。一切的混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甚至是直到最后都没有被抚平。

“你离不开这里，你没有办法去别的城市生活。”她继续说。虽然语气缓和了一点，但在我的情绪里，听起来仍然尖锐。

“我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我现阶段还不想。”我的语气没有起伏。

“你的父母把你送到台北去，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台北人。”

“台北人又怎么了？”我忍不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低喃了一声。虽然我知道自己不算是个台北人。对，我应该不算吧？

我家在新竹。

这是小时候我的自我介绍中一定会有的一句话，然后我会接着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三年级都是通勤，每天往返台北和新竹两地，可是我对新竹和台北都不算熟悉，因为放学后我就要回新竹了，没有太多时间在任何一地闲晃。初三时因为课业压力变大，父亲才在台北租了房子，我才正式开始了在台北的生活。这一住，到现在十年了，我未曾离开。在台北念高中、上大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十年间，不但是我回新竹的频率不断地递减，改变的还有很多，那些与家有关的，比如父母离婚，比如父亲再婚，比如新竹的家因为父母分开的关系，从两间打通的大房子，变成两间简单的公寓。又比如，妹妹们陆续离开了台北，而我始终还在这里，我自己也找不到原因地停在这里了。

母亲曾说，小时候决定把我们送到台北，是因为台北有比较丰富的资源、竞争力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多。这些话我一直是放在心里的，我看似很努力地在台北寻找一个自己的位置，好像台北就是我的全世界了（或者说是我以为的最好的世界了）。然后，在某几年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台北丢掉的小孩，可是我好像离不开了。太依赖于轻轨与公交车的强烈惯性，太容易把文山区、大安区、信义区、中山区这些闹区当作自己的地域，太偏执地想要在“台北”两

个字里，找到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

就这样，十年，在我以为的最多的可能性里，逐渐地失去了寻找可能性的动力。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会特别觉得自己的人生死死地卡住了，然后那些曾经让自己不舒服的对话都会用一种很轻蔑的姿态重新再来一次，日子好像变成一条细细的绳，缓缓地，把自己勒紧，甚至就要窒息。

真的拉起行李箱离开台北，拥有一趟旅行，大概就是因为在那样的感受里，我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平常能想得到的让自己开心的方式，这个时候偏偏都起不了作用，某些松散的生活喘息像是一种药，太频繁的烦躁其实对于这样的喘息是有抗药性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吧，所以我离开了。离开台北，像是一种逃避，但就是去了，没有任何后路地去了。

我帮自己规划了为期三十天的环岛小旅行，并在网络上公开地寻找可以让我留宿的小房东们。我想遇见的不是每一个城市的景点或特色小吃，而是让我走进他们的门，参与他们的生活，可能只是把生活切片成一夜一夜，可能有烦恼也有快乐，也可能有意外，但无论有着什么，我都不想阻止自

己去做这件事，也不允许任何人阻止我。然后，在二〇一六年秋天，我终于离开了台北，有了一趟我人生中到目前为止时间最长的旅行。

其实我想了很多种关于开始的书写方式，又或者更精确地说，去书写为什么要开始。说实话，挺难的。我改了又改，删了又删，好像怎么说都没有办法把这一个开始整理清楚。我一直在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在，是不是都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信念或价值，才能去掂量自己的名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着重量。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想法，但我在思考如何下笔记录这一趟旅行时，我确实一直如此困惑着。

我不想用城市的名字去区分生活的可能性，但在离开台北以后，我确实看见了台北的渺小，又或者说，自己的渺小——自己期待在一个城市里所能追求的生活方式，竟如此局限。

出走像是拿着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蜡笔，离开白纸，试着在石子上、废墟的水泥墙上、巷口的砖头上，在那些自己未曾想过其实也可以作画的地方，只是画着熟悉的形状，就能意外地遇上不同的风景。

这是在开始前，我从没有想过的事。